

## 艾丽丝·门罗小说《熊从山那边来》的多维解析

范雨涛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3.026

**内容提要:**《熊从山那边来》是门罗 2001 年出版的小说集《憎恨、友谊、求爱、爱恋、婚姻》的压轴之作,深刻地体现了门罗的世界观,思想内涵及创作风格。本文尝试从多重视阈解析门罗该篇小说所蕴含的加拿大性与民族认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爱与救赎的宗教精神,同时分析其运用象征、矛盾及并行等艺术手法对主题的升华,及其对人性和人生的深刻洞悉,对两性和谐、婚姻和谐、社会和谐及生态和谐的深切关怀和期盼,旨在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门罗作品独特的思想内涵及艺术魅力。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 加拿大性 生态女性主义 宗教精神

**作者简介:**范雨涛,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跨文化交际。

**Titl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Alice Munro's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ABSTRACT:** Alice Munro's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is her masterpiece in the collection of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2001), which gives insight into Munro's worldview, thoughts and art of writing.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Canadian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eco-feminism, Christian spirit of love and redemption. It also approaches her employment of writing techniques of symbolism, paradox & parallel and her profound observ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life as well as her views on harmonious genders, marriage, 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understand Munro's particular thoughts and art of creation.

**Keywords:** Alice Munro, Canadianness, eco-feminism, religious spirit

**Author:** Fan Yutao <fran006363@hotmail.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 610106 ). Her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 ( Alice Munro, 1931— ) 被瑞典文学院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 年瑞典文学院在致门罗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这样评价她:“不同于无数卓越的科学家解开了宇宙或物质世界的一些谜团,艾丽丝·门罗几近解开了人类心灵及其变幻莫测之谜。”<sup>①</sup> 门罗以女性的视角,着意聚焦加拿大小镇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冲突,其作品根植于她所生活的加拿大乡村小镇的现实经验,但她又坚持不懈地探求超越现实经验以外的东西 ( Hebel 4 ),从而引领读者越过其作品的本土性,管窥到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门罗的短篇小说《熊从山那边来》(“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于 1999 年首发于《纽约人》杂志,2001 年被选入她的短篇小说集《憎恨、友谊、求爱、爱恋、婚姻》中,小说中的故事大都是描写面临衰老、临终、死亡和慢性疾病的老人们的内心世界和人生困境,同时又反映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充满了门罗小说独有的魅力和可读性。纳普 ( Knapp ) 对这部小说的书评如下:“门罗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揭示出在人生温和的面纱下的种种困境,并把它们编织成直指人的心智和情感的故事。”在《熊》中,门罗通过对格兰特夫妇生活和情感的质朴展现及对人性的深刻挖掘,重新解构了暮年的情感世界,探索了老年人个体及其伴侣对于衰老和疾病对人的蹂躏、折磨的反应。2006 年加拿大女导演萨拉·波莉 ( Sarah Polley ) 将《熊》改编成电影《远离她》( *Away from Her* ),并获得第 80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编剧提名,使得门罗这部作品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肯定。

笔者试图从多维度对《熊》中所蕴含的加拿大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爱与救赎的宗教精神及其独具匠心的创作艺术进行解析,以期读者更好地理解《熊》的深层思想意识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 一、加拿大性与民族文化认同

弗莱 ( N. Frye ) 认为加拿大文学的独特性与加拿大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 转引自姜欣、时贵仁 182—83 )。门罗的故事多以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为背景,夹杂着她以想象构建的“门罗地域” ( Munro Tract ),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域,也被赋予加拿大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 任冰 135 )。整个加拿大都是由众多小镇构成的松散的聚合体,位于乡村与城市中间的具有空间边缘感的小镇成为加拿大性的重要地理表征,成就了加拿大文学中最具民族风味的经典。门罗对加拿大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便在于她对这种以“空间边缘感”为特征的“加拿大性”的阐发 ( 周怡 4 )。加拿大因其地理环境的偏僻,气候的严酷及经济、文化从属美国的属性从而形成一种偏离中心的文化倾向,一种民族心理层面的“边塞心理”。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加拿大的国家与文化意识日益增强,表现为加拿大对待民族性与身份问题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未经过滤”的声音,力图确定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本尼迪克特·安德生 ( Benedict Anderson ) 认为,民族的自我在故事和象征中

形成的过程往往被称作为“对一个民族进行的想象”(转引自赵文薇 75)。加拿大“地方书写”中的“本土主体”成为加拿大文学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从而获得政治身份话语权的最好利器(苗福光 139)。门罗的《熊从山那边来》正是一篇充满加拿大特色的文学作品。

《熊》的故事发生在安大略湖附近的一个小镇上, 饱含最能代表加拿大地域特色的小镇风情。《熊》的开篇门罗写道:“菲奥娜住在自己父母的家, 就在她和格兰特念大学的那个小镇上”(16)。门罗描写年迈的格兰特夫妇依然热衷于加拿大小镇人冬季典型的娱乐方式——越野滑雪:“夜晚出去在满月底下印着的一根根黑条纹的雪地上滑雪, 他们听到了枝条在严寒里拆裂的声音”(22)。门罗描述格兰特夫妇的邻居法夸尔先生:“他是老单身汉农民, 独自一人, 住在本世纪初起就没有什么变化的四面透风的老砖房里”(8)。寥寥几笔, 门罗便勾勒出小镇的风貌和日常, 透过门罗的讲述读者窥见了静水流深的小镇人的悲喜人生。

加拿大是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 其北方性地理因素形成了其寒冷、辽阔、清寂的地理特征。《熊》充分展现了这一地理特征。小说是以白雪皑皑、既美丽又严酷的加拿大冬季风光为背景的, 而衰老是每个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冬天, 用加拿大冬天象征老年生老病死的严酷, 也使读者把加拿大冬季的萧索景象与风烛残年的黯淡悲凉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格兰特第一次去草地湖疗养院探望菲奥娜时, 门罗是这样描述路上的冬日景象的:“前几天有过一次化冻, 积雪仍然不少, 早先让人目眩的那种严峻景象已经消融了, 灰暗天色下那一堆堆出现空洞的雪看上去就像是田野里的垃圾”(30)。通过对冷寂冬日景象的描写, 年迈的格兰特凄清、黯然的心境跃然纸上, 产生出富于加拿大地理环境特点的情景交融的阅读效果。

《熊》反映了加拿大社会的老龄化特性。加拿大的老龄化日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最近二三十年来, 加拿大增加了很多养老场所和设施。这些养老场所和设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加拿大老龄化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qtd.in Jamieson 1)。对这些养老场所的描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加拿大文学作品中。《熊》的故事场景主要发生在养老院, 门罗抓住了加拿大社会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问题, 通过讲述罹患老年痴呆的菲奥娜在养老院的经历, 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联想空间, 把自己的体验和周遭年迈的家人的生活经历相联系, 唤起了人们对加拿大所面临的老龄化社会现象及其相应的养老机构的关注。

门罗通过在作品中张扬加拿大性来彰显民族身份, 通过抽取、刻画专属加拿大的独特气质和精神来寻求民族文化认同感, 促进了位于“非中心”的加拿大民族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以门罗为代表的加拿大文学家已然达成了一种共识——加拿大唯有构建并保持其民族性, 其民族的命运才能得以维系。

## 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展露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名词是由法国女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çoise d'Eaubonne)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它首先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 主张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 人类与大自然及自然界中其他物种, 包括人类中的男性、女性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地球是一个所有生命都相互联系的网, 它强调物种平等, 男女平等, 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多元化世界(陈茂林 108)。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包括尊重差异, 赞美女性与自然万物更为和谐亲密的友好关系, 弘扬女性优雅、包容、博爱等美德。门罗试图呈现她对女性各个层面的探索, 尤其对女性的思想和情感意识表现出特别的关切, 她擅于通过描画女性生命中的片段来观照她们的生存状态

和内心世界。门罗在《熊》中对人物、动物及大自然等的描述充分展露出其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意识。这和生态女性主义要建立一种平衡、稳定和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强调多样性、持续性、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的主张不谋而合。

格兰特从养老院驾车回家时,注意到“原来布满雪和树枝阴影的洼地湖已经开满了百合花。盛开的花朵笔直地升起,犹如蜡烛的火焰,丛丛簇簇的花朵,纯黄而鲜亮。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像是一片火焰从地里升起来。菲奥娜告诉过他,这种花自身能产生出一些热量的。如果你把手伸到蜷缩的花瓣深处,应该能感觉出那种热的……那种热能吸引甲虫”(44)。大自然中的百合花在门罗的笔下被赋予了燃烧的生命力,在对花朵细致入微的观察及对主人公菲奥娜探嗅花儿并感知花瓣深处的热量的描画中,门罗展现了菲奥娜性格中的纯真烂漫,在大自然中与自然万物相亲相近时生命本真状态的美好。菲奥娜身上同样蕴含着一种“热”——“生命的火花”——门罗写道:“他是不会离开她的,她身上有生命的火花呢”(17)。这种吸引着格兰特的生命“花火”,是菲奥娜身上所蕴含的那份女性对大自然的爱,对世间万物所怀有的一种温暖的善意,一种永不衰歇的生命激情。同时,大自然也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和欢欣鼓舞,即便是生命里阴霾的日子。格兰特看见这些美丽的花朵,便回想起了曾经和菲奥娜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菲奥娜即便年老患病,她身上依然保留着那份优雅的诗意,一种无法抗拒的女性美,养老院的护士克莉丝汀称其为“一位真正的夫人”(36)。除了婚姻、家庭的责任之外,格兰特没有放弃菲奥娜的原因,还有对菲奥娜身上所蕴含的女性美的一种灵魂相依的追随。门罗生态女性主义两性平等的视角也体现在她对菲奥娜向格兰特求婚的描述中。年轻的菲奥几乎是以玩笑的语气向格兰特求婚:“你觉得那样会不会很好玩,她高声喊道,倘若我们结婚,你会不会觉得特好玩?”(17)格兰特对菲奥娜一直宠爱有加,深深地欣赏并尊重她身上闪现的另一种生命火花——独立平等的思想意识,女性的甜美率真。

在《熊》中,人们可以特别注意到门罗消除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常用明喻的方式把小说中人物和动物做比较(Ventura 4)。这体现出她物种平等,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譬如,当菲奥娜牵着她养的两条俄罗斯狼犬——鲍里斯和娜塔莎兜风时,门罗写道:“它们那修长的细腿和丝一样的毛皮,它们那窄窄的,温和而坚毅的脸,倒跟她整个人儿很配称的”(6)。格兰特推测菲奥娜养狗的原因或许是跟她无法生育或与她母亲去世有关。在门罗的眼里,狗既是人类的朋友,也能带给人心灵安慰。门罗还把菲奥娜在养老院迷上的病友奥布里比喻成一匹马:“他身上有一种一匹强健的马衰老后泄气的美”(18)。养老院的病友在疗养院的新生活被比喻为像蛤蜊一样快乐(7)。在门罗几分戏谑的表述中,这些动物跟人有了共性,动物和人类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可以带给人心灵慰藉的朋友。

### 三、爱与救赎宗教精神的表达

西方文学深受基督教这一文化母题的影响,爱与救赎的永恒主题一再浮现在西方文学作品里。在基督教看来,爱是首要的德行,是联结神和人关系之间的纽带。而“罪”在希腊文中的原初含义是“偏离”的意思,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偏离或断裂(刘小枫 146)。罪感可引发自我道德意识及精神世界自我完善的“救赎”行为。“救赎”的精神意向体现了基督教对爱的永恒信仰和执著追求——人只有用超越一切的爱才能战胜邪恶与死亡,从而获得灵魂的救赎。爱与救赎在文学作品中的反复表达,体现出作者对生命内涵的探索,同时也是作者阐释人文精神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情感是宗教与艺术相通的内在桥梁。爱与救赎



的情感表达体现了宗教与艺术审美体验的合一及对人类终极意识的关怀(李晓庆 76)。

门罗善于运用典故作为不在场话语来深化她所表达的主题内涵,有的与整部小说的主题有关,有的与后续情节或人物感情发展有关,这使得门罗的小说内涵丰富,非常耐看,探究其背后的含义,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门罗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主旨。在《熊》中,门罗借助一个典故来深化她所表达的爱与救赎的宗教精神。“格兰特身为盎格鲁—撒克逊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大着胆子背诵了那首壮丽却又很血腥的颂歌,那个用头颅来做赎金的故事——那首《胡夫奥劳松》,那是被国王判了死刑的游吟诗人歌颂血斧王艾瑞克的,国王最后受到诗歌的感染把他释放了”(45)。这个典故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十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著名的游吟诗人埃基尔(Egill Skallagrímsson)被仇敌艾瑞克·血斧(Eirik Bloodaxe)所擒,翌日即将问斩,埃基尔用一晚上时间创作出这首赞美血斧王艾瑞克的长诗,壮美的颂歌打动了残暴的国王,死刑转化成了生命的礼物(Palsson and Edwards 7)。门罗用这个典故强调了救赎的力量——它强大到可以是拯救生命的礼物。格兰特对患病的菲奥娜的不离不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的不忠和风流罪孽的一种补偿。当格兰特对罹患老年痴呆的妻子倾力相助时,他在潜意识里把自己比作了基督,承担起救赎者的角色(Ventura 5—6)。格兰特发现菲奥娜在疗养院似乎忘记了他而爱上一位叫奥布里的病友,当奥布里的太太玛丽安度假回来把丈夫接回家后,菲奥娜的精神一下陷入崩溃。为了拯救太太,格兰特牺牲荣誉和自尊,他甚至去求玛丽安把奥布里重新送回疗养院。爱成为格兰特心灵成长和自我救赎的力量,沿着爱的道路,他重返精神家园,精神上获得了救赎,道德上获得重生。正如杨金才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我们有心,有守持,有记忆”(116)。门罗通过对爱与救赎的抒写,深刻剖析了婚姻与爱情中的忠贞与背叛,原谅与伤害。而只有爱才是救赎的最终力量,化解一切的良药。我们何以告慰苍茫人生?门罗用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唯有挚情与忘我的爱才是我们苍茫人生的慰藉,是我们籍以期待衰老的明天。

#### 四、门罗式艺术匠心对主题的升华

门罗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常以她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为读者展现出来。《熊》的故事叙述很智慧地克制悲戚与自我怜悯,以一种幽默的、疏离的、讽刺的手法来展现岁月对人的蹂躏。小说中门罗突出地运用了“象征”及“矛盾与并行”的艺术创作手法,看似信手拈来,却各有意指,意象丰富。

##### 1、象征手法的运用

研究者指出,门罗不拘一格地创造了一个并不拘泥于真实与否的现实,这个现实与她所指的世界自然而然地相联系,但这种联系可能是映射或象征性的(Thacker 205)。《熊》的小说题目改编自一首家喻户晓的北美儿歌《熊到山那边去》:“熊翻山越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他最后看见了什么/只是山的另一面……”门罗意味深长地把儿歌中的“去”,改成了小说题目中的“来”。熊从山的这面出发,带着好奇和憧憬翻山越岭,想看看山的那一面是怎样的世界,结果它看见的只是山的另一面。门罗巧妙地用这头熊的征程象征人生的经历,把小说中年迈的主人公的人生比作熊的奇遇。熊对山那边的向往,象征未经世事的少年对玫瑰色人生的憧憬,从山那边归来的熊,象征已阅尽人生沧桑的老人。归来的熊看见了什么?山那头还是山,人生没有年少时憧憬的玫瑰色,而只是和山这边一样平凡而沧桑的世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门罗用一首轻松诙谐的儿歌做小说的标题,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生老病死的沉重主题。岁月对人的

摧残,年迈和疾病带来的生命的枯萎戏谑性地与儿歌的天真烂漫形成鲜明对照。门罗的小说如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万花筒,从中我们看到熊的出发和归来,即小说中主人公从年轻到年迈走过的人生岁月,感受人生的百般况味,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考。

门罗在本篇小说中反复地提到了冰岛。她提到菲奥娜母亲是冰岛人后裔,丈夫教授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还提到若干写过冰岛的作家,例如,莫里斯(27)、奥登(28)等等。菲奥娜生病前曾喜欢阅读与冰岛有关的东西,她说:“总应该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惦记着,有些了解,没准真的想去——却永远去不成”(43)。弗拉德(Fladd)认为,冰岛在门罗的故事中是作为“记忆”和“预言”被言及的(59)。门罗试图用冰岛来象征生命中一种遥远又熟悉的记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同时它在门罗叙事中又担负着展现故事主人公的情感发展的某种预言的作用。生病前的菲奥娜对冰岛的种种美好非常神往,她曾对与冰岛有关的书籍甚感兴趣。但她患病后,当格兰特特意去买了一本有关冰岛的书——一本19世纪的水彩画册去疗养院探望她时,“她看见书时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忧伤的目光都落在正在和她告别的奥布里身上了”(46)。门罗用此场景向读者展现了菲奥娜对生命里曾经怀有的美好的迷失。但在小说的结尾,当格兰特去菲奥娜的病房正打算告诉她一个惊喜——把奥布里送回到她身边时,却发现她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她对格兰特说:“瞧瞧我找到的这本漂亮的书,是写冰岛的呢。你不会想到他们竟会把这样贵重的书到处乱放吧”(65)。门罗借此情节暗示了最终菲奥神智的恢复,她和丈夫格兰特之间曾经遗失的美好的回归:菲奥娜接着说到:“见到你真高兴……,你是可以开车跑掉的,开车一走了之,在这个世界无牵无挂,将我抛弃。抛弃掉我……”(65)——她又重新记起了丈夫格兰特,并感谢他没有放弃她。

## 2、矛盾与并行手法的运用

马丁(Martin)指出,门罗创作中常运用矛盾和并行的手法(paradox and parallel),体现了门罗创作中“不确定的艺术风格”(235)。这种含混性(ambiguity)艺术风格是门罗现实主义视角的反映,她认为人类环境和人类行为是同时交互作用的,既触手可及又神秘莫测,充满矛盾和悖论(Thacker 603)。

在《熊》中,门罗大量地运用了矛盾与并行的写作手法来书写美好与丑恶,遗忘与铭记,明智与失智,忠诚与背叛,崇高与荒谬,罪责与救赎,童真与老迈,挚爱与迷失,超脱与务实,过去与现在,憧憬与现实,使得作品形成或鲜明的对照,或荒谬的悖论,或强烈的戏剧感,产生慑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小说中所采用的矛盾与并行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时空上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与并行。门罗采取了非线性时间的叙述策略,把过去和现在穿插并置。故事一开始就讲述了年轻的菲奥娜的家世以及还是大学生的她当年向男友格兰特求婚的细节,然后情节一下跳跃到现在,年迈的菲奥娜已经因老年痴呆症而不得不入住养老院。门罗用时空的并置让当年风华正茂、美丽纯真的菲奥娜与现在饱受老年痴呆症折磨的菲奥娜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然后,她用简洁的叙事策略,直切小说的主题所在——探究老年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其二,爱情、婚姻中崇高与荒谬的矛盾与并行。年轻时的格兰特有过几段婚外情,多次背叛菲奥娜,尽管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开她。退休后的格兰特收了心,两人得以相濡以沫到迟暮岁月。晚年的菲奥娜却罹患了老年痴呆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兰特力图救赎因自己年轻时的不忠行为对菲奥娜造成的伤害时,却是通过又一次对菲奥娜的不忠行为来实现的——他通过勾引奥布里的太太玛丽安,使得她最终同意自己的丈夫回到养老院,以成全妻子与奥布里

精神上的出轨,挽救菲奥娜因奥布里的离去而日趋崩溃的身心。这是一次忠实的背叛,格兰特为了太太的幸福放下尊严与自我的崇高与他再次出轨去成全妻子的幸福的荒谬相并置。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忠诚,格兰特以忠诚的背叛这种忘我的挚爱去拯救迷失的妻子。门罗籍此表达出终极爱情的境界——放下尊严与自我的执著,一切以对方幸福为目标的诗性超越。

其三,世间美与恶的矛盾与并行。门罗以中立的、旁观者的视角,努力把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这是一个美好与丑陋,严酷与美丽并存的世界。门罗是这样描述菲奥娜在斯坦利海滩主动向格兰特求婚的场景的:“那是一个寒凛、晴朗的冬日,在斯坦利港的海滩上,飞沙把他们的脸打得生疼,波浪将卷溅起的小砾石覆压在他们的脚上”(17)。这里没有通常求婚场景的浪漫温馨,门罗把有些严酷的景色与明媚的阳光和快乐的求婚并置,暗示他们之间的婚姻虽然有光明的前景,但总体上是幸福的,只是要面对一些艰难痛苦的时刻。后来格兰特的出轨,菲奥娜的患病,格兰特对患病的菲奥娜的不离不弃便是印证。门罗把格兰特夫妇婚姻中现实路途的多舛与相依相恋的美好并置。在故事的结尾,当格兰特去探望菲奥娜时,门罗写道:“从窗外飘进来一股盛开的丁香花熏人醉,温暖的香气和地面上施春肥的那种气味”(65)。这种将丁香与臭粪并置的手法再次彰显门罗创作的现实主义视角,旨在刻画一个美好与丑恶并存的世界。

### 结语

门罗以现实主义作家的笔触,设计精巧的构思,不懈探索人性的幽微复杂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无限可能性。她阅尽世事沧桑,但她的小说始终带有一抹温暖的底色,对人生的苦难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性关怀,她总用一种理解、包容和接受的态度看待世间万象。门罗的思想和艺术创作特色深受独特的加拿大地域文化的影响,也与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意识及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影响密切相关。虽然她的故事大都以加拿大小镇和郊区为背景,但她对人性的探索及对大千世界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深邃追问超越了加拿大地域性,引起全世界读者的普遍共鸣和反思。

### 注解【Notes】

- ① 引自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授予门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Chen, Maolin. "A Discussion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Qilu Journal* 4 (2006): 108-11.  
 [陈茂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齐鲁学刊》2006年第4期,第108-11页。]  
 Fladd, Nadine. "Stunning and Strange: Iceland as Memory and Prophecy in Alice Munro's 'White Dump' and Sarah Polley's 'Away from Her'." *Double-Takes: Intersections Between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Film*. Ed. David Jarrawa, Ottawa: U of Ottawa P, 2013. 59-76.  
 Heble, Ajay. *The Tumble of Reason: Alice Munro's Discourse of Absence*.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4.  
 Jamieson, Sara. "Reading the Spaces of Age in Alice Munro's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9 (2014): 1-17.  
 Jiang, Xin, and Shi Guiren. "Alice Munro's Writing on Eco-feminism."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2 (2014): 178-84.  
 [姜欣、时贵仁:《艾丽丝·门罗小说的生态女性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2期,第178-84页。]

- Knapp, Mona.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by Alice Munro."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 (Spring 2002): 152.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3/presentation-speech.html](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3/presentation-speech.html)>.
- Li, Xiaoqing. "On Cinematic Expression of Christian Love and Redemption Spirit." *Northern Literature* 5 (2011): 76-77.
- [李晓庆:《论基督宗教爱与救赎精神的电影表达》,《北方文学》2011年第5期,第76-77页。]
- 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07.
-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Martin, W. R. *Alice Munro: Paradox and Parallel*. Edmonton: U of Alberta P, 1987.
- Miao, Fuguang. "Regional Writing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Canadian Literature—A Case Study of Alice Munro's 'Voice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 (2015): 138-42.
- [苗福光:《加拿大文学中的地方书写与身份建构——以门罗短篇小说〈声音〉为例》,《外语学刊》2015年第1期,第138-42页。]
- Munro, Alice.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Trans. Li Wenjun.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2010*. Ed. Xie Tianzheng and Han Zhongliang.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16-65.
- [艾丽丝·门罗:《熊从山那边来》,李文俊译,载谢天振,韩忠良主编《2010年翻译文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6-65页。]
- Palsson, Hermann and Paul Edwards. *Egil's Saga*. New York: Penguin, 1976.
- Ren, Bing. "Alice Munro's Memory Writi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4): 133-37.
- [任冰:《论艾丽丝·门罗的记忆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第133-37页。]
- Ross, Catherine and 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A Double Life."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Summer 1998): 196-210.
- Thacker, Robert. *A Biography: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2005.
- Ventura, Héliane. "The Skald and the Goddess: Reading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by Alice Munro." *Journal of the Short Story in English* 55 (2010): 1-10.
- Yang, Jincai. "Approaching a Narrative of Displacement and Memory in 'Too Much Happiness'." *Foreign Literatures* 1 (2015): 111-17.
- [杨金才:《〈幸福过了头〉:叙述中的错位与记忆》,《国外文学》2015年第1期,第111-17页。]
- Zhao, Wenwei. "Canadian Literature: From Awareness of No Identity to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9 (2004): 74-76.
- [赵文薇:《加拿大英语文学:从无属性意识走向民族性重铸》,《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第74-76页。]
- Zhou, Yi. "Space in Canadian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Alice Munro's 'Chaddeleys and Flemings'." *Foreign Literature* 5 (2012): 3-10.
- [周怡:《加拿大文学中的地理象征——以〈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为例》,《外国文学》2012年第5期,第3-10页。]

(责任编辑:陈言)